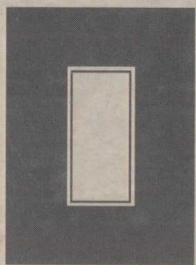


11 天 龙



地 虎

萧逸作品集

I712.45

1712. 45
X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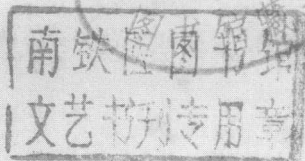
11

天 龙



地 虎

萧逸作品集



九龙

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4138

(京) 新登字 19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01—96—111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龙虎地/ (美) 萧逸著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1996. 12
(萧逸作品集)

ISBN 7—5057—1302—7

I. 天… II. 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②侠义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 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4890 号

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萧逸作品集·天龙地虎 |
| 作者 | ©萧逸 著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发行 |
| 印刷 | 北京印刷三厂 |
| 规格 |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 5 印张 319 千字 |
| 版次 |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|
| 印次 |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印数 | 1—10000 册 |
| 书号 | ISBN7—5057—1302—7/I·362 |
| 定价 | 21.00 元 |

第一章 义薄云天

这时吴瑛已用力的打开了一扇铁门，现出了一间牢房，乍看起来，倒不似一般牢房之阴晦潮湿，吴瑛冷冷笑道：“进去吧，大姑娘！”

说着把她向房里一推，“砰”一声，关上了铁门。唐霜青站定身子之后，才发现这牢房内，竟然另外还有一个女囚犯关在里面，不由甚是气恼，可是那禁婆吴瑛已去，已是无可奈何。

当下她叹息了一声，见房内设有两张木椅，就过去坐下来，心中不禁有些奇怪，因为这间房，绝不似关禁犯人的牢房，室内不但设有两个单人小床，而且有桌有椅，窗明几净，打扫得十分整洁。

这一点，倒真是唐霜青所没有想到的，她不由对这房内那个特殊的犯人，感到了极度的不解，好奇的向那人望去。

刚才进门时，她只看见这犯人一个背影，这时由于角度不同，她倒是看清了这人的正面，只见对方是一个年在三十左右的女人，白皙无血的一张瘦脸，衬以又黑又亮的一头长发，看起来真像个鬼似的，只是世上绝没有这么好看的鬼。

这女人尽管是面如白纸骨瘦如柴，可是五官极为清秀，两道修长的眉毛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，挺直的鼻梁，红润的嘴唇，眉目之间望去更是清秀俊俏。

唐霜青正看得入神，忽见这妇人一双眸子，也直直地看着自己，面上表情一片木讷，在她黑色长裙之下，露出一双白足，赤着脚，未穿鞋袜，可是双足之间，却上着一付极大极重的脚镣。

这女人如此直视着唐霜青，良久不发一言，使得唐霜青十分别扭，可是唐霜青却也不想与她说话，自己走过去，往那张空床上一倒。

她身子方一躺下，忽听得一阵极尖锐刺耳的怪笑之声自那妇人口中发出，吓得她一翻身又坐起来，却见那瘦妇伸出一只白手，指着自己，笑得前跌后仰，一时泪涎交流而下。

唐霜青不由一阵怒起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彼此都是受难之身，遂就捺下了怒火，只是静静的看着她，看她意欲为何。

那妇人一直笑得力尽，才止住了笑声，坐在床上的身子，慢慢的萎缩下去，最后双肩内缩，低下了头，满头长发，如同云雾似的垂散了下来。

唐霜青这才冷冷的道：“你是在笑我么？我有什么好笑之处？”

话声才落，却又见那妇人瘦肩频抽，竟自又低声痛泣了起来。

唐霜青不由被弄了个满头雾水，她初来不明究里，也不便问，只是怔怔的看着她，就见这个女人一阵痛泣，有如幽谷猿鸣，直哭了个肝肠寸断，泪流成河，足足哭了有小半个时辰，才止住了悲声，可是这一笑一哭，已累得她频频喘息不已。

这时，铁门上突有人重重地敲了两下道：“好了，七小姐，别再闹了，莫相公来了！”

接着，这人发出了一阵怪笑，隔着门又道：“姓唐的，我为你挑的这间房好不好？”

唐霜青听出这人口音，正是那禁婆吴瑛，不由甚是有气，这才明白，原来这禁婆是有意捉弄自己，才把自己关在这间房中，看来这同室女子，必是一个疯妇无疑了。

想到此，不由大怒，却也作声不得，她实在不愿意在这种地方，与人大吵大闹。这时吴瑛自一扇铁窗上探头笑道：“姓唐的，别怨我，这是牢里的规矩，凡是新来的，都要有四十九天的罪受，你忍一忍吧！”

唐霜青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人是疯子吧？”

吴瑛呵呵笑道：“疯？岂止是疯！告诉你吧，姑娘，她是这牢房里第一号厉害的人物，谁也不敢惹她，死在她手里的，已经有三四个了！”

唐霜青冷笑道：“既如此，这疯妇怎不问斩？”

吴瑛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斩？谁敢斩她？她父亲乃当朝刑部尚书，姑娘，听说你有一身本事，你可要时时防她一防才好！”

唐霜青只是冷笑，不再发一言，那禁婆又罗嗦了一阵，只好自行离开，这时那床上的疯女，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唐霜青，忽然媚笑道：“你是莫小泉的妹妹是吧？”

她声音清脆悦耳，表情天真，说罢，猛地站起，直向唐霜青面前走来。

唐霜青这时对这个被称作“七小姐”的疯女，心中竟充满了奇异，只是此刻正所谓“泥菩萨过江自身不保”，却也没有许多闲心去管人家事。

当下，便摇一摇头说：“我不认识什么莫小泉，更不是他妹妹！”

疯女忽地站住，只见她杏目一睁，怪声道：“你休想骗我，你哥哥是要你来接我回去的，说呀，是不是？啊……我太高兴了！”

她猛地张臂向着唐霜青抱来，足下的铁链，发出哗啦一声，唐霜青不由吓了一跳，双掌一挥，“叭”一掌，正击在了这疯女右肩之上。

疯女身子一晃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摔倒在地，可是她身子猛然一翻，又跳了起来，口中大笑道：“好呀，果然是你，莫小泉，莫小泉，你害得我好苦！”

说着，她又向着唐霜青身上扑过来，唐霜青两手一扬，这疯女再次被打跌在地。

这一次，她怔住了，只管呆呆的望着唐霜青，半天才呐呐道：“你不是莫小泉的妹妹，他妹妹没有这么大力量！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“哗啦”一声，由地上窜了起来，双手直向唐霜青双肩上抓了下来。

唐霜青两次打倒了她，只以为她并不擅武功，却未想到她还有如此一手，不禁大吃了一惊。

这位大小姐双手上带出凌厉的两股劲风，猛然抓过来，唐霜青两手虽被铐着，可是身手仍极灵活，她身子向下一缩，已转到了疯女身后，双掌一抖，带着手铐，向疯女背上击去。

可是这一次却是大大的出乎她意料之外，她双掌方自打出，就见那疯女身子向前一塌，竟然捷如飞猿似的窜了出去，足下铁链哗啦一响，人已倒蹦在西面的铁窗之上，身法之快，姿式之美，令人惊服。

这一突然的发现，使得唐霜青心中一凛，她实在没有想到，对方一个宦门弱女，又患有神经病，竟然会有如此一身杰出的武功。

却见那疯女倒挂着的身子，忽地飘了下来，睁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嘻嘻笑道：“你好大的本事呀！嘻，我们来玩一玩好不好？”

她摇曳着身子，一头长发由上垂脸下来，红唇微张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就像一个幽灵似的，向着唐霜青一步一步逼了过来。

唐霜青这时已被迫不得不与她动手，可是对方既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，自己岂能与她一般见识。

她后退了几步道：“疯子，我可不是好欺侮的人，你要是想找我的麻烦，可得小心点！”

疯女扬脸笑道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

她身子向前一跃，足下链子“哗啦”一声，已到了唐霜青面前，双手张开，向着唐霜青面门就抓。

唐霜青不由大怒，双手一合，两腕之间的铁索，“刷”一下抡起来，反向疯女肩上打去。

她二人一个是脚镣，一个是手铐，行动上同样的是不方便，唐霜青铐索出手，疯女退身跳开，双方仍然是谁也没打着谁。

疯女这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笑声，她原本是一个极为可人的美人儿，由于她的不修饰，加上行动的放肆，精神的失常，看起来就变得很可怕。

尤其是这时的样子，看来简直像是一个鬼，唐霜青忽然对她生出了一种同情之心，一个人落到如此地步，其内心必然是受过相当的创伤。

试想这疯女，如果没有罹患精神病，以她的丽质，身世，再加上一身的武功，她该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人？她之所以有如此一个悲惨的下场，背后也许隐藏着一个令人酸心凄凉的故事。

唐霜青如此想着，更不由对她生出了一些怜惜之意，敌对的念头，立时就打消了不少。

疯女笑了一阵，双手频频抓着她头上的散发。

她头发原就够长够乱了，如此一抓，更不成样儿，那带着

锁镣的一双脚，不时的跳动着，发出阵阵响声音，那种样子看起来简直是一种失去本性的无法自制的动物。

似如此，足足有一盏茶的时间，她才稍为安静下来，瞪着一双大眼睛，痴痴的望着窗外，一言不发。

唐霜青自己本身，正处于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，可是现在这个疯女诸般失常悖理的神态举动，却使得她暂时忘记了一切，一味的关心起对方来了。

疯女凝望了一阵之后，徐徐转过头来，双目微微闭了一会儿，像是方由梦中苏醒过来一般。

她伸出一双白玉般的玉手，慢慢把头发分开，双手交替着把头发一丝丝的理好，这些动作，倒是带着一个少女的仪态与文静。

唐霜青忍不住唤了一声：“喂”，疯女抬起眸子望着她，苦笑道：“我又不叫喂！”

这句话显得她神智很清楚，唐霜青不由一愣，她真有点糊涂了。

唐霜青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现在与你同住一个房间，希望我们能好好相处。”

疯女面上带出了一丝冷笑，道：“谁要你到我房里来的？那吴婆子曾答应不再让生人到我房里来的，怎么又关外人进来？”

说完，伸出双手，用力的在铁栅上晃着，发出“哐啷！哐啷”的巨声，口中叫道：“吴婆！吴婆！”

晃了一阵，未闻那禁婆有何回应，她就停止了捶打，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她们是狼，我们是人！”

惨笑了笑，望着唐霜青道：“你可以告诉我姓名么？”

这时看起来，她完全又是一个人了，是一个神智清楚，温文有理的小姐。

唐霜青点了点头道：“当然可以，可是你先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疯女微愠道：“是我先问你的，而且你是新来的。”

唐霜青想了想，就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叫唐霜青！”

“为什么进来的？”疯女追问了一句。

唐霜青望了望她，面上讪讪道：“我就是过去苏州城张贴告示要捉拿的那个人！”

疯女冷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一个女飞贼！”

唐霜青秀眉一剔，可是转而一想，就又苦笑笑道：“随你怎么说吧！”

接着，她反问疯女道：“你呢？莫非你不是一个犯人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”

“那你怎么会进来的？”

“我……”说着，疯女站起来，她那一双白手紧紧地握着，顿了顿，道：“你不会明白的！”

“我当然不明白，所以才问你！”

疯女又望了望她，露出了白牙，无可奈何的笑了笑道：“好！我告诉你，我名叫盛冰，是由京里来的！”

唐霜青问道：“你犯了什么罪？”

盛冰冷冷的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了，我没有犯罪，我是被人陷害。陷害！”

最后这“陷害”两个字，说得特别响，随着她又显得有些激动，跳起来，一把抓住了唐霜青双腕道：“你必须相信我，我是被继母陷害的！”

“哦……”唐霜青呆了一呆，慢慢挣开了她的手，道：“你不要急，坐下来慢慢说！”

盛冰双目中滚出了眼泪，就像是豆子似的洒了下来，她哭

泣着说道：“这几年，没有任何人相信我……都以为我是杀人凶手，其实我没有，是我继母害我的，她逼我……逼疯了我，逼着莫小泉与我妹妹结婚……她好狠的心，好狠的心！”

她边说边哭，手脚抖动得很厉害，而且面色也渐渐变得苍白，看样子像是立刻又要发疯了一样。

唐霜青想趁她明白的时候，多了解她一些，当下忙道：“你不要哭，说明白一点好不好？”

盛冰抹了一下眼睛，望着唐霜青道：“莫小泉和我是从小一块长大的……我们已快成亲了，可是我继母却在我父亲寿辰的那一天，暗害了来拜寿的钱侍郎的儿子……用我的宝剑……硬说我是杀害钱侍郎儿子的凶手！”

唐霜青怔道：“可是你父亲怎会就相信呢？”

盛冰木然道：“哼！他只听信继母之言，再说那钱侍郎的儿子又死在我屋内，宝剑又是我的……我太冤枉了！”

忽然又掩面痛哭起来，唐霜青正想安慰她几句，她却猛地跳起来大叫道：“冤枉，冤枉……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”

唐霜青忙拉住她道：“盛姑娘不要叫。”

盛冰双手用力向唐霜青面上抓来，高声嚷道：“滚开！你这个女人是谁？”

唐霜青倏地退身，却见那盛冰，一只手指着自已嘻嘻哈哈地又笑了起来，一时之间，她又回复到来时疯癫的状态，唐霜青不由大失所望，叹了一口气，颓然向床上倒下。

她这里身子方自倒下，就听得铁门外，那禁婆吴瑛大声叫道：“唐霜青，快出来，上堂了！”

唐霜青吃了一惊，猛地坐了起来，就见铁栅门开处，门外兵勇成群，闪电手曹金及捕快秦二风当门左右而立，吴瑛笑道：“唐霜青，过了堂再回来睡吧！”

曹金抱拳笑道：“姑娘，请多帮忙，这不过是例行公事，请戴上这个！”

唐霜青一言不发，站起来步出门外，曹金把一付鱼枷给她套在了头上，吴瑛赶忙把铁门关上，生怕那疯女盛冰发作惹事。

室内的盛冰却嘻嘻笑道：“又一个冤死鬼，一去准不能活。死了好，死了好，又穿袍子又穿袄……”

吴瑛口中骂了一句，好似对这个盛冰实在是无可奈何，闪电手曹金却向唐霜青道：“这位盛姑娘是刑部盛尚书的千金，犯了杀人罪，本该问斩的，因为她发了疯，所以死刑免了，活罪却是不能饶，京城刑部发交本衙看管，罪刑是终身监禁。可怜！”

唐霜青此刻自问必死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，倒是内心对这个叫盛冰的疯女子，寄以无限同情，闻言后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们要是欺负她是一个疯子，就太不应该了，以我看这位盛小姐是冤枉的，有一天我要是出去了，我必定要去找一找那位盛尚书，问问他为何妄听一面之言，加害亲生的女儿！”

曹金神色一变道：“我的姑娘，你此刻是泥菩萨过江，自己的事还保不住，哪里还有心情去管别人的事？这话快别说了，走吧！”

秦二风也小声道：“唐姑娘，这话可别乱说，你是听谁说的？我们走吧，大人大概已升堂了！”

唐霜青浅笑了笑道：“事到如今我是什么也不怕了，生死有命，我们上堂去吧！”

曹金笑道：“姑娘能这么想就好了！”

一行人走出了女舍牢房，在通往大堂的一条道路上，早已布好了两行兵勇，一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态势。

唐霜青看了一眼，遂自低下了头，前行了十数丈，就见一

队提着灯笼的差役走过来，为首一个身着红衣，留有小胡子的官人抱拳道：“曹头儿，辛苦了，大人已升堂了。”

说话的这个人，乃是“江宁”府的大班头米文和，他是奉命特地赶到苏州来，会同苏州府的曹金看守唐霜青的，并且准备提唐霜青去江宁过案，因为唐霜青在江宁境内作的案远比在苏州作的多！

曹金见他来到，上前寒暄了一番，小声说了几句，米文和面现惊异的看了唐霜青几眼，嘿嘿一笑道：“真想不到是这么一个小妞儿！”

说罢走过来，又上下打量着唐霜青道：“小姑娘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这里府大人问完了案，没别的，你还得跟我走一趟，咱们上南京去！”

唐霜青面色一寒，正要发作，前面已有人过来大声道：“快带人犯！”

这声喝叱，突如其来，如同是晴空的一个焦雷，使得唐霜青也不由吓了一跳，曹金在她身后轻轻推了她一下道：“快走吧！”

在一连串带人犯声中，唐霜青身带重刑来到了大堂，只见这座府衙大堂在数十盏明灯照耀之下，光亮如同白昼，由大门向里排，二十名削刀手，二十名堂哨，二十名红衣捕快，另外靠近堂案两侧尚有一十六名青衣汉子，各持着鸭嘴棍。

两盏绢灯的小案上，坐着四名文书官员，独独空出了正中一张红漆的大桌案。

这时候，那名官拜四品的苏州知府卢大人，身着官服从里面走出来，就位升堂，身旁左右各随着一个青衣小童。

这位卢大人，名叫向前，乃是二甲进士出身，其人斯文，但却有一种读书人的拗性，为官很是廉正，有“铁面正堂”的雅

号。

人——唐霜青被擒的消息一传到了他的耳中，他真是又惊又喜，立时传令升堂开审，对于那位闹得金陵苏州天翻地覆的女飞贼，卢大人倒是真急着见一上见，要看看她到底是何等样的一个人物。

唐霜青来到了大堂上，两侧差人一齐吼起了堂威，可是这位身怀奇技的姑娘，却是毫不动容，所谓“哀莫大于心死”她自忖必死之后，也就一切处之泰然了。

曹金等一干人，前佞后拥到了大堂正中，然后那曹金伏地一拜道：“禀大人，女飞贼唐霜青带到，请大人发落！”

卢向前那张白皙方形的脸上，带出了一片怒容，一双细长不怒自威的眼睛，向着唐霜青看了看，两侧差役齐声喝叱道：“跪下！”

唐霜青身带鱼枷，向着当前的卢大人打了一躬，道：“犯女唐霜青参见大人！”

卢向前嘿嘿一笑，心中着实吃惊，他为官半生，大小案子在他手里，不知审问过多少了，其中女犯人也见过许多，可是像唐霜青如此清秀脱俗美丽的少女，却是第一次见到，这一霎时他内心真不禁有些怀疑了。

因为他绝不敢相信，如此一个娇滴滴的大姑娘，竟然会是一个女贼，而且是一个武技超群的人物。

两侧差人连声怒叱道：“跪下！跪下！”

那位卢大人摆了摆手道：“免了！”

他那双细长的眸子，向着唐霜青仔细看了看，冷笑道：“唐霜青，你是哪里人氏？江宁与本府的一十七桩大案，均是你一人所为么？你要实话实说！”

唐霜青本以为这位大人，是何等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物，却未想到竟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正直人物。

她听了这几句话，一双剪水瞳子，直直地向着卢大人看着，点了点头道：“犯女乃是湘南人氏，江宁苏州的案子均是我一人所为，大人请定罪！”

卢向前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唐霜青，本府看你小小年纪，样子不像是一个会武的人物，你是不是冤枉的，还是什么人要你出来顶罪，如有冤屈，不妨实告本府，须知王法无情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！唐霜青，你要仔细想一想！”

这几句话，出自这位“铁面正堂”的口中，确是十分的令人感动，唐霜青不禁苦笑一笑道：“大人不必为难女开脱，方才难女已说过了，这些案子均是难女一人所为，与旁人无关！”

卢知府长眉一皱，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本府不信你一个柔弱的女子，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。”

唐霜青垂首落泪道：“难女自幼随师习武，薄通技击，这些案子实在是我作的！”

卢知府森森一笑道：“唐霜青，你未免把本府看成一个无知的小孩子了，你说你是你所为，本府却难以相信，要知道这是杀人的大案，罪名一定，就要问斩的呀！”

唐霜青珠泪连连道：“难女如果惧死，也就不会甘心就缚了！”

这时一旁的曹金上前下跪道：“禀大人，这姑娘所说确是真情！”

卢知府冷冷笑道：“有何为证？”

曹金叩了个头道：“这位姑娘确实身怀绝技，她昔日匿身娼院宝华班，现有该院的伙计金虎为证，请大人一问便知！”

卢知府咳了一声道：“带他进来！”

喊堂差役高声宣道：“带金虎！”

那位“宝华班”的大茶壶金虎，吓得全身直打哆嗦，一进

大堂就跪下了，大声哭道：“小的冤枉呀！”

早有二个差人把他架了过去，金虎更是杀猪似的叫了起来，卢大人一拍惊堂木，“叭”一声，道：“禁声！”

金虎张着嘴直磕头，卢大人双目一瞪道：“大胆的金虎，你有几个脑袋，竟敢作此伪证，你说这位姑娘就是当初寄身宝华班的女贼，有何证据？”

金虎一面叩头，一面泣道：“小的所言句句是真，这位姑娘早先在宝华班化名芷姐儿，一点都不错，大人哪……您老人家要是不信，可以传宝华班的老鸨和妓女小红，她们都能作证！”

卢知府冷笑道：“你可愿画押？”

已有差人把口供送到金虎面前，金虎打了手印，卢知府喝道：“押下去，一月之内不得离开本城，随传随到！”

金虎磕了个头，跟着一个差人兔子似的出了大堂。唐霜青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大人此番总可以相信了吧！”

卢向前身子微偏，坐在一旁的师爷，立时凑近低语了几句，卢向前坐正了身子，正色道：“唐霜青，你说你身通武技，可愿当着本府面前一试身手？”

此言一出，那三班捕快，都由不住吓了个面色大变，捕头曹金立时回禀道：“大人，这断断使不得，刑具一开，只怕无人能制服她了！”

卢向前长眉微蹙，正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唐霜青却已说道：“大人真要看难女一显身手么？”

卢知府点了点头，还未说话，唐霜青已又冷笑道：“那容易，这小小两件枷锁，其实又能奈得我何？大人请看！”

话落但见她肩骨微动，双腕一振，只听得“呛啷”一响，枷锁作碎片一般的跌落在地，卢知府“啊呀”一声惊叫，满堂文武一时均都哗然大乱起来。

卢知府惊魂略定，一打量堂下，竟然失去了那唐霜青的踪影，这一惊，直惊了个面色如土，大声叱道：“拿人！”

捕头曹金与各差人，一时都拔出兵刃，就连他们这些人，一时也没有看清唐霜青是怎么走的，忙乱间，纷纷向堂外奔去！

卢知府也吓得离了官案，连连顿足不已。

就在这时，大堂顶空梁柱上，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道：“大人如今总该相信难女所言是实在的了吧？”

卢大人一抬头，倒抽了一口气，敢情那唐霜青姑娘，竟是高高坐在梁柱之上，距离堂下足足有三四丈高下。

卢知府定定神，抬头招了招手道：“姑娘神技真是惊人，快请下来，本府信过你就是了！”

唐霜青一声浅笑，身飘处，如同一片树叶似的落了下来，仍然是站立原处，她螭首微垂道：“大人受惊了！”

卢知府与满堂文武睹情之下，一个个呆若木鸡，少停了一刻，卢向前才回坐于公案之上，他呐呐的道：“唐霜青，你既然有此武功，瞒过了本府与满堂耳目，却又为何不逃走呢？”

唐霜青抬头看着卢知府，微微苦笑道：“难女自知罪行重大，不敢一走了之！”

卢向前点了点头，偏身对那位吓得面无人色的师爷道：“倒也难得！”

他又转过身来，对唐霜青道：“姑娘，本府知道你所伤害的，多是些地方上的奸商恶绅，你所偷走的银钱珠宝，也都全部送还，一文不短，你何以要如此作呢？”

唐霜青微微吃了一惊，她忽然想起来，那一日长江之上，铁先生拦江打劫，原来他把所得财宝，已全数交还，这倒是自己所不知道的，此刻闻言一时不知如何作答。

卢向前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本座再命人为你载上重刑，你可愿